

经典收藏版

DRIFTING IN THE DREAMWORLD
SHORT NOVELS BY ZHOU LIREN

梦缘集

周立人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梦 缘 集

周立人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缘集 / 周立人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486 - 0979 - 7

I. ①梦… II. ①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0607 号

梦缘集



著 者——周立人
责任编辑——吴耀根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 址: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 www.ewen.co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20 1/16
印 张——17.5
字 数——27 万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6 - 0979 - 7/I · 145
定 价——4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梦 缘

——代序

—

深秋的夜晚，
你常来伴我入梦，
仍是那般的娇美欲滴，
仍是那般的柔情似蜜，
就像永不凋谢的素装淡裹的睡莲。

我与你展翅而飞，
飞过那条熟悉的落英缤纷的小径，
飞过那座幽静的翠竹掩蔽的乡村；
在欢歌的精灵的簇拥下，
降至那片久别的寥廓空灵的沙滩。

啊——
一切还是那样的迷人，
还是那样的牵魂，
犹如开放在荆棘中的百合花，
犹如传说中的那伊阿得女神。

但愿你我都能留住
这记忆中的如梦似幻的斑斓，
让它来续写不朽的情缘。
但愿你我都能将生活中的苦果
酿成一杯杯甘美如饴的香醇。

二

初春的清晨，
你如约来到我的身边，
依旧是那般的雍容淡定，
依旧是那般的洒脱飘逸，
就像轻拢慢涌的如缕似纱的白云。

我与你牵手而行，
漫步在流光交错的原野里，
漫步在百鸟啾啾的丛林深处；
在长着双翼的仙童的引领下，
来到那座天堂般美丽的庄园。

啊——
一切是那样的神奇，
那样的令人留恋，
如同挣脱了时间的网绳，
永栖在浩茫无边的宇宙间。

但愿你我一起拨响
久藏于心中的琴弦，
让它们奏出一曲曲远播的音乐。
但愿我们的生命能像横越太空的流星，

在陨落的瞬间释放出最耀眼的火焰。

三

我记得有一只神鸟飞至我的窗前，
轻声细语地对我说——
别为此生的短暂而嗟伤哀怨，
冥乡中有翠英环抱的琼楼玉宇，
还有香飘蝶舞、木实满枝的蓂圃果园。

是呀，童年的游耍垂钓之地，
虽已变成了蔓草荒烟一片，
但那棵长在穹崖顶上的丁香树，
依然借着望不断的叠岫层峦，
在轻扬的碧波中笑傲云天。

从黑夜的长发上摇落的露珠，
滋养着它的蔓根和绿叶；
在它枝条上游戏的缕缕晨晖，
——那是上苍赐给它的圣吻，
烘染出它幽芳醉人的酡颜。

它时而像敛翅静立的海鸟，
时而似攀挂苍天的圆月，
时而如漂泊云海的仙子。
在它足下闪跳的盈野的春色
难道还不足以系住我的心魂？

周立人

作于 2015 年 5 月

目 录

梦缘

——代序 / 1

天涯孤客 / 1

爱之墙 / 111

黄昏的喧嚣 / 192

天涯孤客

情欲这东西是个可怖的妖魔。
就算你把它伺候得遂心如意，
它依旧会叫你屈跪在它的足下，
无奈且默默地沐浴着烈火的煎熬。
啊，世人都是情魔的孽障！
他们尽情追逐着那可怜的欢愉，
尽管它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子，
绝不会让你从它的怀抱中得到解脱。
短暂的欢愉终于像一滴墨水掉入海中，
留下的是一道道无力滋润大漠的泪渠；
而永无餍足的情魔就如同无底的深渊，
继续吞噬着一个个飞蛾赴烛般的生命。

戴长思《情魔的孽障》

“南洋”号轮抵达码头的时候已是黄昏。这会儿，虽然远处的景物已沉浸在一片静荡荡、灰茫茫的熏烟之中，现出似有似无的朦朦胧胧的轮廓，但码头附近的一切依然视若清明，好像有偏心的白昼在它退居之前特意给这一处地方留下一道通亮的、叫人留恋的光线。

借着这道光线，几条载着难民的木船缓缓地向岸边驶去，而后如释闷怀地、惬意地横卧在夕阳的底下，尽情地享受着它的垂怜。没多时，散散点点的云儿开始聚拢起来；从云隙里渗漏出来的摇曳不定的亮光，间或凝聚成一把锋利的剑，在木船周围的水面上划来划去。暗红色的血，渐渐地从被割断的脉络里奔涌出来，继而凝固在木船的四周。

夜幕初降时分，那艘硕大无朋的、容颜憔悴的轮船上已经挤满了旅客。他们大多待在甲板底下灯光昏暗的货舱里。席地而坐的那些人，有的慵懒地靠在舱壁上吃着零食，时不时用袖管抹去挂在脸上的汗水；有的跟亲友或陌生人聊天，边聊边拍打着在眼前绕飞的蚊子；有的一下又一下地磕点着脑瓜，打起了带着轻微呼噜声的盹儿。其中还有几个怀抱婴儿的女人，她们一听见婴儿的啼哭就用类似歌谣或呓语的哼唱安抚他们，同时撩起衣襟将胀鼓鼓的奶头插入他们的小嘴里。

鸣响了一阵汽笛之后——这汽笛声几乎淹没了人的喧闹声、铁器的叮叮当当声和水拍击船边时发出的哗哗啦啦的响声——，巨轮瞪圆犹如烟霭一般的昏黄的眼睛，凝睇着即将跟它告别的城市。这是一座小小的富有乡村气息的城市。城内除了几家洋人开设的商行外，绝大部分是广东人和福建人的市面。在不怎么宽敞的马路两边，可以看到相互间挨得很紧的铺子、旅店、茶楼、餐馆……偶尔还能见到站在广告牌底下的正在兜揽男人的风尘女子。

戴长思几乎是最后一个登上轮船的人。说他“几乎是最后一个”，是因为还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士紧随其后。这女士上身穿一件淡紫色的短袖衬衫，下身罩一条长长的白色的裙子，小巧玲珑的玉足上套着一双深紫色的高跟鞋；整个装束瞧上去清丽高雅，使人联想到幽静的紫丁香和皎洁如月的白玉兰。特别是她头上的那顶镶着黑色饰边的小草帽和衬衫纽扣两旁的蝴蝶饰边，使她愈加显得生气勃勃、光彩夺目。

“喂，你能不能快一点？都什么时候了，还磨磨蹭蹭的！”上舷梯时，女士性急地说。拎在她手里的小皮箱，就像一根顶钟的圆木似的，一下子撞上了戴长思手里的旅行箱，险些叫他栽上一个跟头。

“你——”戴长思站稳后，拗转脸来横了她一眼，正想说她几句，但话到嗓子眼又好似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

这东西是来自深埋在他潜意识里的对女性的谦让与宽容，还是来自外部情

势的催逼？是来自由那个小小的碰撞激发起来的浪漫情调与遐想，还是来自徘徊在他内心幽深处的受虐倾向？他自己也说不清。

两人上了船后，不约而同地走到甲板一边的护栏旁，然后放下手里的箱子，朝灯火如烟的码头望去。或许，这会儿女士感到有点闷热。她从裙子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漂亮而柔滑的手绢，轻轻地擦了擦脸，而后用嫩白纤细的手指将草帽往上推了推。漫游在四周的碎光，好似闻到了芳香的蜜蜂，倏地聚拢在她的周围，烘托出她秀逸动人的侧影。可这时的戴长思，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女士的一举一动。他神情凝重地注视着前方，蒙上了一层雾水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悲愁。这倒不是因为他对这座小城怀有一份特殊的、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而是因为即将远离他的是曾经养育过他但又频遭外患的祖国。是啊，日本人已经打到了上海，毁了他的家宅，夺走了他家人的性命，这座位于广州湾的小城看来也危在旦夕，难逃厄运；眼下他只能去香港暂避凶险，那里好歹是英国人的地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正当戴长思深陷离愁之中时，轮船又拉响了汽笛，不一会儿启碇驶出了码头。随着轮机声由弱变强，轮船越走越快。由船体的两侧带出的浪花，借着船的前行变成了一个偌大的“人”字，翻滚在灰黯溟濛的天水间。他正想提起旅行箱朝船舱走去，冷不防地袭来一阵夹杂着水腥味的风。这风将女士头上的草帽刮到了他的身上。他惶急地仰身后撤了一步，恍觉有一只调皮的小猫扑到他的怀里。见草帽顺着他的裤管滑落到积着些许尘垢的甲板上，并且在风中不停不住地摇曳着，好像随时会被风掳到海里，他来不及思考别的，赶紧佝偻下身子去捡草帽。可就在这时候，草帽借着强劲的风有如车轱辘似的朝前滚动起来。于是，他跟火燎腩似的追了过去，一边追一边嘟哝道：“你这不安分的淘气鬼，一逮住机会就戏弄人。看我不把你捏成碎渣去喂鱼！”

一溜奔跑之后，他终于捉住了这个爱捣蛋的家伙。他用左手捏住帽檐，用右手指轻轻地弹去粘在帽筒上的尘垢，酷似一个慈祥的父亲在扶起摔倒的孩子后扑拉着附着在孩子身上的尘土。

女士不禁为这一幕所动。她像跑了神似的凝视着他，直到他拿着草帽走到自己的跟前。接过草帽后，她连一声谢都忘了说，只是不停地用两手搓捏着帽檐，粉白的脸上渐渐地漾起一抹彩霞似的淡红。接着，她闪动着细长的睫毛，将眼前的这位具有骑士风度的男士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她发现：

穿在他身上的那套浅蓝色的西服虽然有点脏、有点旧，但做工十分考究而且很合身；系在白色衬衣上的那条银灰色的领带看上去很柔滑、很光亮，好像是用上好的丝绸做的；他顶多三十岁，比自己高出至少半个头；两弯有点女性化的纤细的眉毛底下是一双多情且忧郁的眼睛，里面仿佛深藏着让人捉摸不透的秘密。

面对这位萍水相逢的美貌的女士，尤其是她那羞怯中带有一点探寻的目光，戴长思此时此刻有点不知所措了。可他还能敛抑自己有点躁乱的情绪，不让它表露出来。他微颤着嘴唇不自在地笑了笑，而后提起自己的旅行箱急步匆匆地朝船舱走去。而女士这会儿若有所失地紧盯着他的背影，直到他跟被云雾吞没的月亮似的消逝于纷杂的背景之中。她神情呆然地站立了一会儿后，忽觉从她的背后吹来一阵又一阵适意的凉风；这风使她不觉萌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觉。她恍惚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只小小的海鸟，拍动着两翼掠过船舷，飞向远处幽寂如梦的山影；感到自己的身子突然间变得轻飘飘的，像是一簇纤弱的漂浮在水面上的蒲公英。她慢慢地侧转身子，不经意地看了一眼在水中颤动的零零星星的灯光，只觉得自己的那颗怦怦跳动的心就跟它们一样，随时会被船边涌起的浪花卷走……

这时的戴长思，已待在一间供单人用的小舱内——他不想跟其他的难民挤在一起，所以在上船之前特意订了这间舱，而且还为此花了不少钱。他知道，混杂在难民里的有小偷，有无赖，有跑码头的小混混，还有眼里带钩带刺的暗妓私娼……这些人要么没让你遇上，让你遇上了麻烦可就大着呢。现在，一想到自己能暂时避开这些乌七八糟的专干下作营生的鼠流之辈，他心里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他细嚼慢咽地吃了一些随身携带的干粮后，脱下衣服，将疲惫的身子斜躺在一张窄小的板床上，两眼对着头顶上的电灯发呆。没一会儿工夫，方才遇到的那位女士如梦似幻地浮现在他的眼前：她楚楚不凡的仪表、纤巧婀娜的体形，还有那梳得随便但又自成风格的短发，特别是那充满着青春活力的赛如三月桃花的脸庞和那双嫣然动人的眼睛……这一切就如同一根插入棉花糖中的细棍搅动着他的心绪。这会儿她在什么地方？会在做些什么？难道她也是孤身一人去香港？从沾着细微灰尘的灯泡里弥散出来的蛾黄的光晕，最终将盘旋在他脑海里的关于她的记忆和疑问都溶解了，叫他晕沉沉的只想睡上一觉。摇摇晃晃的船身以及舷窗外面的水动声，趁此机会一下子把他拖入飘飘忽忽的梦

境里。

在梦境里,时光回流到了两个月前:日本人的轰炸机在一夜间飞到了他家乡的上空,扔下一颗又一颗炸弹;一阵阵轰隆轰隆的巨响之后,满街都是逃难的人群——人们奔跑着,呼喊着,谩骂着;他提着一只里面装着些衣物和值钱东西的旅行箱混杂在逃难的人流里。天麻麻亮时,他好不容易搭上一辆开往桐庐的车,可车子却在半道上抛了锚。见司机从中午修理到下午也没把车修好,他干脆下了车,朝五里以外的一个小镇赶去,打算在那里歇宿一夜。但出乎预料的是,他还没赶到小镇就被弥漫在四周的昏黑包围了。由于天色太暗且人生地不熟的,他只好在路过一个小小的村庄时找来一个挑夫,让挑夫一边扛着旅行箱一边给他带路。他跟着挑夫手里的一盏纱笼烛灯,行走在万仞高山的阴影下,彳亍在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上;挟着凉意的山风不时地掠过黑莽莽的丛林,发出令人发怵的尖啸。翻过两道山梁后,他们总算望见点点如豆的幽幽灯火,于是顺着倾斜的山坡一口气奔了过去。不多时,他们在一座点着挂灯的石库门前停了下来;这石库门里是一家小小的客栈,而且是镇上唯一的一家通宵营业的客栈。他劝挑夫跟他一起住下,可挑夫怎么说都不愿意,称自己的那口子正等着他回去,他要是不回去的话,她会因害怕他出事而彻夜不眠的。于是,他就多给了挑夫一些钱。挑夫走后,他独自一人住进了客栈。由于太劳累了,他一躺上床就睡着了,而且一觉睡到次日的晌午。起身盥洗之后,他走出窄小拥挤的客栈,来到外面的小街上。他买了一副烧饼油条,一面吃着,一面漫无方向地闲逛起来。不知不觉中,他沿着一条两边长着杨柳的小路来到一条大河旁,只见碧澄澄的河水有节奏地拍打着河岸,溅起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水珠。在河的对岸是一座奇峰耸拔的高山,它像寺庙里的弥勒大佛,似看非看地俯视着波涛翻涌的河水和笼罩着些许神秘感的小镇。就在他沉湎于这有如世外桃源一般的景色之中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阵嘈杂的声音。不久,一条偌大的木船从河的上游推波拥浪地漂了过来。见木船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下了碇,他好奇地跑了过去。没一会儿,从船上匆匆走下一拨人;他们有的携儿带女,有的搀扶着老人,有的用肩膀顶着沉重的行李……他拦住一位梳着学生头、穿着学生装的青年,向他一打听才得知这船是开往桐庐的。于是,他好说歹说地求船老大等他一会儿,然后赶回客栈去结账。可是,当他提着旅行箱奔到河边时,不料那条船已经开走了。无奈之下,他只好耐下心来等后面一班船,一直等到天色快要黑尽时

才如愿以偿。到达桐庐后，他在一家米店借宿了几天，而后又坐船去了衢县，在那里搭上了开往南昌的火车。到了南昌后，他买了一套擦皮鞋的家伙什儿，天天靠给人擦皮鞋挣些糊口的小钱，晚上睡在一座被废弃的破庙里。苦熬了一些日子后，经过几番周折，他才辗转来到了广州湾的那座小城……

发生在这两个月里的事情，就像电影一样一幕又一幕地映现在他的睡梦里，尽管旅行途中攒仄起来的疲顿几乎快要掏空了他的大脑和身躯。

第二天清晨，他在一阵沉闷的汽笛声中迷迷糊糊地醒来了。这汽笛声，好似从驮重的轮船的躯体里迸发出来的，带着几分如泣如诉的、叫人哀愁的音调；又好似一个庞大而沉重的轱辘，碾压在每个背井离乡的人的心头。是啊，自古云：“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接下去等待着这些浮云游子的不知是什么样的命途。

他拧着眉头满腹愁肠地想了一会儿心事后，一骨碌地从床上爬了起来。穿上那件西服后，他上衣的口袋里摸出一把小小的木梳，一面梳理着头发，一面观赏着舷窗外面的美如油画的景色：一片墨绿的大海的上空是半透明的橙色，一艘货轮在水面上徐徐地挪动着，酷似一只飘扬在空中的风筝。忽然间，他发现有几只海鸟在不远处飞翔着。它们时而盘旋，时而往前直飞；盘旋时像是在跟天空嬉戏，往前直飞时像是贴在天空的某一个点上。

“看来，这船就要靠岸了。”望着这一方美丽的水色天光，他不由地自言自语道。

梳理好头发后，他将梳子放回衣袋，然后在原地简单地做了几个伸展四肢的动作。紧接着，他不紧不慢地走出船舱。在狭长的、弥漫着海水味、机油味和二氧化碳味的过道里，他呆呆地站立了片刻，像是在为什么事情而犹豫不决。而后，他锁上舱门，沿着过道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边走边不时地看一眼在他面前晃动的人影，希望在这些人影里能发现那个头戴草帽的女士。

最终，他带着有点失落与茫然的心情来到了甲板上。这铺满瞳瞳日晖的甲板，被轻柔的晨风摩挲着，被从船边打上来的海水冲洗着，使得他失落与茫然的心情得到了调和，渐渐地变得平静了。可他刚将两只手安放在还沾着露水的护栏上面，只听得身后响起一阵“得得得”的脚步声。这是高跟鞋敲打在钢板上时发出的响声，清脆得犹似珠落银盘。这声音一下子打破了他平静的心情，使他骤然变得焦虑起来。他可以从这响声中估摸出那位女性的岁数和体重，她的容

貌、身形和性格，甚至可以感应到她肌肤的温度，听到她肌肤底下热血流动的细微声响。他极力地控制着自己，故意将目光投向远处渺茫如烟的山影。他寻思着，现在这会儿只要他一回头，就很可能给自己带来一连串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至少证明他是一个抵挡不住女色诱惑的凡夫俗子，一个道貌岸然的“花心大萝卜”……随着响声的越来越近，他几乎屏住了气息，只觉得自己心跳的节奏和这响声的节奏都快融合为一、难辨彼此了。

“Good Morning, sir. (早安, 先生)”脚步声戛然而止，有人在他的背后轻声地说了句英语。

他慢慢地转过身来，见是昨天上船时遇到的那位女士，于是趑趄地说道：“Good Morning, Mademoiselle. (早安, 小姐)”

他发现，这女士今天换了一身行头：淡紫色的短袖衬衫换成了乳白色的短袖衬衫，白色的长裙换成了宝蓝色的中裙；她没戴那顶小草帽，只是在柔美的左肩上挂了一只很时新的小包，在光滑玉嫩的脖子上添了一条用黑白两色珍珠串起来的项链。

“就要到香港了。”女士轻启着抹过一层淡淡口红的嘴唇说，说话时这两片窄窄的像是勾描出来的娇唇以及荡漾在脸上的微笑显得格外妩媚动人。

“是啊，就要到香港了。”戴长思轻声轻气地应和道，目光不自觉地落在她梳得齐齐整整的短发上，而后又落在她匀溜润泽的胳膊上——这胳膊因霞光的烘染而散射出健朗的色调。

“听你的口音，你不像是香港人。”女士扑动着明亮有神的眼睛看着在戴长思胸前飘舞的领带，梦幻般寂静的天空衬映着她的身影。

“我是上海人，这是我头一回来香港。”戴长思一边说着，一边捋了捋被海风吹乱的头发表。

“听说上海已经沦陷了。”女士的神情突然变得有些严冷，两眼有点呆然了。

“是吗？这些天来我没看报纸，也没听广播，就像只井底之蛙，视野狭窄，消息闭塞。”戴长思听后，淡然而苦涩地一笑道。

“那你来香港是做生意，还是——”女士微耸着两条秀眉羞怯怯地问道。

“我不会做生意，我只是个自由撰稿人。”戴长思率直地回答说，“眼下内地太乱了，我想在香港找个安稳的营生，比如给杂志社或报社写些散文或小说。”

“你会写散文和小说？”女士用好奇的目光凝视着眼前的这位白面书生。

“要知道，我最喜欢跟文学界的人士交朋友。不瞒你说，我有个表哥在《大公报》做编辑，他结识了不少文学界的人士。我们常常举办类似沙龙的 party(社交聚会)。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联系。”她说着，从小包里拿出一张名片。

“那就谢谢你了。”戴长思接过名片后，受宠若惊地说。他仔细地看了看这张印刷精美且散发着缕缕清香的名片，然后抬起眼来问道：“小姐的芳名叫夏诗文？”

“对啊，”女士回答道。“不知先生怎么称呼？”

“我姓戴，名长思，字怀古。”戴长思一字一板地说。

就在这时候，轮船又鸣响了一阵汽笛。原先看上去模模糊糊的码头，此时已经变得十分清晰了，连系船的石墩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了。当汽笛声消停后，一群海鸥舒展着羽翼啾啾鸣叫着飞过他俩的头顶，然后追逐嬉闹般地盘桓在船的周围。一道道灰白色的亮光，时不时在他俩的眼前晃闪着，晃得他们有点目眩了。当这群海鸥稍稍飞远时，戴长思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们，看着它们在空中画出美丽的曲线，看着它们像闪电一般地俯冲下来，而后贴着海面低低地巡游。女士也被海鸥美妙的飞姿所吸引。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她寻思着，给茫茫的海域增添了一派盎然的生机，也给快要终结的枯燥乏味的旅途带来了一丝乐趣；它们好像是造物主特意馈赠给这艘远道而来的轮船的礼物。

“但愿人类也能像这些海鸟那样，悠闲地生活在阳光明媚的天空底下，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世界里。”女士蠕动着嘴唇轻语着，清澈的眸子里流转着甜美的幻影。

“你在嘀咕些什么呢？”戴长思笑嘻嘻地问道。

“我在想，如果我们人类能跟这些可爱的海鸟一样就好了。”女士仍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

“是啊，”戴长思说，“只可惜生活在我们人类当中的大多是猛禽，是吃人肉不吐骨头渣子的猛禽。”

“猛禽？”戴长思的一番话似乎点醒了女士，使她想起传说中的那个长着翅膀的狮身女怪。

“对啊，就是戴着人类面具的魔兽。”戴长思解释道。

“你也太现实了，”女士的脸上现出一丝忧惧的神情。“还是远离猛禽吧。”

“远离猛禽？”戴长思没有听明白她的意思。“怎么做才能远离猛禽？”

“比方说，你可以谈谈你对这些海鸟的感想。方才，我见你看得那么专心、那么出神，我想你一定会有什么诗情画意般的灵感。”女士说。

“我没什么灵感。”戴长思笑道，“不过，这些海鸟的飞翔倒让我想起一首诗：‘看看那些刚刚升起就迅速沉落的星星。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轻稳地移动，时而以静穆的姿态飘逸般地浮游，时而以争先恐后的速度相互追赶……’”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这些海鸟跟点缀在天幕上的星星有几分相像呢。尽管我们肉眼看到的星星是微小的、不动的，但它们实际上是巨大的、快速运行的。”女士说着，不自觉地将两眼睁得溜圆，好像从眼底的幽深处能腾涌出一股股清泉。“你念的那首诗仿佛突然间打开了宇宙，打开了我的视野，把我带入一个美妙神奇的世界。”

“其实，不论是远离我们的星星，还是近在咫尺的海鸟，它们本身就是一幅画、一首诗、一个大自然的缩影。它们在向我们传递某种信息的同时，也在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敬畏和叹服隐匿在其背后的伟大而神秘的力量……”

谈兴正高的戴长思，正要接着往下说，轮船咯噔一下靠了岸。靠岸时激起的白浪，发出奔雷似的哗哗啦啦的巨响。这巨响声打断了他的思路，也使得他在女士面前显得有点窘迫。转瞬之间，一拨性急的乘客开始叽叽嘈嘈、你推我搡地涌向甲板。

“好了，我得去拿行李了，不然的话又会落在最后了。以后有机会再跟你慢慢地细聊。”女士嫣然一笑地说，说罢急匆匆地走开了。留给戴长思的是叫他想入非非、心动不已的得得得脚步声……

二

戴长思提着旅行箱随着前呼后拥的人群走向窄溜溜的舷梯。他一面走一面在心里边回味着方才跟夏诗文的交谈，脸上不觉荡漾起梦一样的甜甜的微笑。他觉得在夏诗文的身上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理想主义的影子，而这种理想主义也是他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东西，只是现实生活的一波又一波浪潮似乎早已无情地卷走了它，早已将他推到了现实主义这一边。是啊，那充满着生气和幻想的理想主义，归根结底是人们用来麻醉自己、欺骗自己的，是跟严酷的现实格格不入的。换句话说，它是对客观存在的一种主观修正与美化。不论是形而上

学的理想主义，还是文学艺术中的理想主义，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主义，它们都是在企图以近乎幼稚的乐观态度来调和人类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情绪。它们实际上是弱不禁风的蝉翼，而不是脚踏实地的双脚；是一触即破的粉红色的轻纱，而不是坚不可摧的黑压压的城墙。正如某位哲人所言：“它是个奇妙的安慰者，赐给在沙漠中行走的你以各种海市蜃楼般的遐想。”

想着想着，他不知不觉地随着人流通过了舷梯上了岸。上岸后，他在码头上静静地待了一会儿，想再见上夏诗文一面，可始终没见到她的人影。于是，在人流快要散尽的时候，他心地茫然地朝着陌生的街头走去。

大街上，拖着黑烟的小汽车时不时地响着刺耳的喇叭，像是在强令挡道的车辆和行人给它们让路；金发碧眼的英国巡捕，头上戴着帽盔，手里拿着警棍，一边吆喝着一边驱赶着在街沿乱设摊的小贩；拉着黄包车的车夫，甩开两腿飞也似的奔跑着，间或提起嗓子高喊着：“让一让，快让一让”；挽着女人腰肢的男人，见缝插针般地横穿车来车往的马路，嘴里叽叽呱呱的不知在说些什么……

戴长思一面吃着顺路买的早点，一面行走着，时不时看一眼贴在沿街墙面上的广告。他希望在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的广告中能找到自己租得起的房子。走了很长一段路后，他的目光无意间触碰到“房屋出租”这几个黑字。他停下脚步定神一看，原来是一则贴在一根电线杆上的小告示。仔仔细细地念了一遍后，他放下旅行箱，从衣袋里拿出笔和纸，记下了小告示上面的地址。接着，他将手里的东西放回衣袋，提起旅行箱继续往前走。

走了两百米的样子，他见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中年男子正从一个电话亭里走出来，于是赶紧迎上去问道：“对不起，先生，东坊巷怎么走？”

中年男子驻足捻着吊在颌颌底下的一缕稀溜溜的山羊胡：“实在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那边的邮局买一张地图，兴许在地图上面能查到。”

“好的，多谢了。”戴长思说罢，朝着马路斜对面的邮局走去。

买好地图后，他照着地图指示的方向往东坊巷匆匆赶去，一边赶一边将眼前的街景跟上海的街景作比对。他发现，沪港两地的街景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很多地方很相像，只是上海显得更大气些、更阔绰些；至于路人的穿着打扮，香港人大多追求品牌和入时，而讲求实惠的上海人在这方面既不露铺张之势，也不露小家子气。

行走了约莫半个钟头后，他拐进了一条绿荫夹道的小街。这时候，他忽然